兩漢筆記

一

前一二卷頗染胡寅讀史管見之習如蕭何收秦圖籍則責其不收六經又何勸高帝勿攻項羽歸蜀則責其出於詐術以曹參文帝為陷溺于邪說而歸其過于張良于陸賈新語則責其不知仁義皆故為苛論以自矜高識三卷以後乃漸近情理持論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張良諫封六國後論封建必不可復郡縣不能不置于董仲舒請限民名田論

井田必不可行于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為
過尤能滌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
臼至其論董仲舒對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
而在心則金谿學派之宗旨論元帝以客禮
待呼韓邪論光武閉關謝西域皆極稱其能
忍善讓則南渡和議之飾詞所為有為言之
者置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
上

人心處全在寬大獨遣長者扶義而西而不許項羽非懷王之賢不至是然亦當時親被苦禍與秦民同在水火之中故其推擇權量的當如是向使從羽之請與沛公俱遣慓悍猾賊如虎狼之求逞必悶悶不快於長者之事而卿子冠軍之斂且轉而之沛公矣其禍可勝言乎沛公入關秦民大喜而漢氏四百年之祚卒定於此日有以也夫

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

天下聞陸賈新語而稱善用叔孫通綿蕝之儀而知
貴此如田野鄙夫素不知文事之可樂一旦致家富
饒則亦從事於禮文教子孫以詩書矣誰謂溺冠跨
項終不可與言也且秦所謂丞相者何人哉所藏圖
籍不過商鞅李斯之徒破壞先王成憲爲此殘酷淫
虐之具耳何也不急急於聖賢經傳而惟殘酷淫虐
之具是取遂使漢家制度動循秦舊後世雖有好文
之主出殘編於煨燼而表章之而蕭規曹隨守爲鵠

也是故寧失關中斷不肯失此於劉氏觀其後日燒
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其爲人心事可見矣雖然
羽不足道也范增切切勸羽殺沛公至若此類乃羽
之所以自殺者而噤不能效一語曾樊噲之見不若
是楚君臣俱不足道也不旋踵而敗宜哉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

皆安堵如故

秦網苛密民無所措手足一旦而遇三章之約如脫之湯鼎濯之清波之上其爲喜幸何如哉此高祖入關第一急務其功用可與武王之反商政相配葢由天姿寛厚出於特見非有譜之可按也視古憲章雖尚疎畧而此時此意實漢家一代法制之祖後世子孫當視之如命脉矣而乃有張湯杜周之徒得而甘心焉何也

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使項羽而先入關則必責懷王以如約矣關中之地豈他人所得有哉葢其爲人負氣尚勇不肯出沛公之後是以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收貨寶婦女而動

二年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項王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日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諸侯皆背漢復與楚

漢王與項羽比肩而事義帝義帝遭弒而漢王發兵以討賊此人心之公忿萬世之大法也是故義旗一

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義師不用詐謀固也信若成安君之不用詐謀以敗則先王政典皆不可用於後世乎曰不然師直爲壯行險而順防患也客慮敵也周雖不行詐以薄人亦必不墮人之詐以取敗此王者所以萬全而動也後世量力度德莫能相尚所恃以爭勝負者詐謀而已

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王者天下歸往之謂也古之封國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衰禮樂征伐不出於上而後諸侯彊大僭號此豈天下一家爵命之名也哉項羽襲戰國之陋裂地而王諸侯此其舉措已大可笑安有人臣奉命出征得國自請爲王以鎮之而上不疑者是破趙而請王張耳此韓信欲王之機也破齊而請爲假王此高祖僞遊雲夢之機也觀書至此可

爲痛心

五年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於是項王乗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

挾數用術功利之徒耳抱道懷德遁世無悶者固不
屑也兵將屠魯而猶閧絃誦之聲深造自得之功不
變亂於死生禍福之境孔氏家法殆有人焉良也不
於此時訪求遺逸而尊禮之闡明大道而教化之以
開一代太平之基躋斯世於二帝三王之盛乃拳拳
乎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謂之知幾免禍則可律
以名教不得而辭其罪矣先儒謂子房有儒者氣象
嗚呼子房非儒也嘗受教於圯上之老人其本領固

兩漢筆記卷二

宋 錢時 撰

高祖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

生之罪叔孫通正洙泗之家法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君臣之所以義者此也父子之所以親者此也夫婦之所以親者此也長幼之所以序者此也朋友之所以信者此也人而無禮則近於禽獸綱淪法斁天地易位其禍可勝言乎先王之成憲至秦而大壞所謂尊君抑臣者不過嚴刑以繩之峻法以束之耳安有所謂禮哉至其後也亂臣賊子

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説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旦之力蛇掉頭虎卷尾呀然奮矣愚嘗謂四夷交侵
中國失德之明驗高祖有天下爲衣冠禮樂之主不
思所以懷服之道而乃忿然輕舉取辱白登知力之
不可勝也而又不悟忍配子女以庚幾其不敢抗墮
王綱而亂族類辱二帝三王之統開萬世無窮之禍
婁敬不足道也而在廷諸臣曾無一人非之嗚呼閭
閻細民不輕許嫁堂堂中國揹帝姬爲爵縻夷狄之
具而不知耻其後武帝結烏孫共滅胡雖岑取以大

母爲妻而且聽之矣可爲哀痛已哉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帝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説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不解幾死矢石之下而乃湛於愛慾骨肉相仇不一

再傳國命幾絕可爲萬世戒矣

十一年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法先聖行仁義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謂行仁義法先聖足以保天下自孟軻氏歿未聞斯語嗚呼是儒者之言也詐力之徒爭馳競逐但計事之利害不顧理之是非權謀以為賢橫逆以為强威刑以為固安知仁義之為何事也哉古先聖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維持三綱五常於不壞者仁義而已矣易傳有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不立本心晦

真知仁義之爲仁義也嗟夫

帝有疾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顧命大臣道揚末命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此

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大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爲三軍布破其一軍

道賀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蕭相國佐帝定天下功第一入田苑地未爲非也遽繫之廷尉此何禮哉後世子孫殺戮大臣如刈草菅有以啟之矣雖然畏相非嚴憚之若芒刺背上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

其事而處之者抑何見之明哉或者因是遂謂高帝逆知有呂氏之禍此大不然呂氏之禍蓋惠帝既殁發於無聊之思當是時年方壯安得預料其必死而爲之慮乎若周勃重厚少文天下雖有變終不肯負劉氏是則可必也故高帝之言適與事契耳呂后以悍驁國固無所逃罪而此擇相之問與帝知人之明則可爲後世法矣雖然湯之崩也付太甲於伊尹武王之崩也付成王於周公二公聖人也大明斯道進

嗣君於帝王之盛豈止爲保家之計而已高帝擇相志在安劉此如田夫野叟辛勤致富㬌㬌然惟恐失之是數公者能爲高帝保家於身後非望其輔嗣君爲三代之規摹也嗚呼必若伊周者而後可也史臣謂帝規摹宏遠愚於此則深病其未宏遠云

三

右高祖十二年五年始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崩年五十

惠帝

亦良心之動惻怛不能自禁意則善矣惜也未嘗學問不明於義理縱母后殘酷往事無及自今以往孜孜孝道轉移感動豈無其方胡可爲是鬱鬱自陷於非義乎儼然居憂敗度敗禮而莫之檢此不得師傅之明驗也讀太甲三書安得不爲之慨歎

二年秋七月蕭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帝王盛時明良遇會不聞有此稱贊後世絕無而僅

兩漢筆記卷二